

■意犹未尽

## 麦香清清

■李德生 文

小满已过,说着说着芒种就到了。在这个季节,鲁北平原一片片黄澄澄的麦田,金穗随风摇曳,麦浪起伏,又是一年麦黄时。

抵不住新麦清香的诱惑,我推出骑了几十年的坐驾——自行车,走出家门,跨上车子,迎着初升的太阳,向田野而去。

不一会来到郊外的麦田,把自行车一放,走在田间的小路。展现在眼前的是一片一片黄灿灿的麦子,麦穗颗粒饱满,沉甸甸的,麦秆坚挺,骄傲地昂着头,仿若在向劳作的主人展示它们的成果。

我爱金灿灿的麦田,喜爱这麦香味道。

初夏时节,昼夜温差依然较大。晨风带着几分凉意拂过脸面,格外清爽。时不时空气中飘来淡淡的氤氲麦香。阳光透过云的缝隙,温柔闲散地洒落在麦穗上,微风吹过,金黄色的麦穗被吹得左右摇摆,似大海中翻起的波涛,一浪推着一浪。这金黄的麦田,是流淌的河流,是欢腾的海浪,是守望者用心铺开的幸福梦想。

在麦地阡陌上漫步,不时还听到那抑扬顿挫的“布谷”声。布谷鸟的鸣叫,勾起我儿时的记忆。冥冥中,我总是感到,这阵阵“布谷”声,是为乡亲们丰收在望而发出的欢乐赞歌,叫人心生欢喜。

芒种到了,意味着北方已进入夏收。麦收是农村最忙碌的时节。芒种芒种,连收带种。时间短,要保墒保种。没有在农村种过地的人,是无法体味又忙又种的辛苦。

收麦如救火,龙口把粮夺。芒种时,天气多变,上午还是晴空万里,下午就可能暴雨倾盆。此时的麦子已经成熟,过高的温度会使麦穗炸开,造成落粒。而遇上暴风雨,可能会使麦子倒伏,给丰产收割造成麻烦。遇到阴雨天,麦子还会发霉发芽。不留神,半年的收成就会受到极大损失。所以,一到麦收,生产队都要组织抢收抢种,颗粒归仓。

记得小时候,每逢麦收时学校都要放假,老师、学生都回家参加收麦。那个年代,没有机器,没有收割机,麦收靠的就是人们的双手。能拔的就用双手拔,不好拔的就用镰刀割。

麦收,从看着大人拔麦收割,到长大加入到这个队伍里,才深知父辈们劳作的艰辛。俗话说:“农村三大累,拖坏打墙拔麦子”。拔麦子可是个力气活,名列农村三大累活之一。

拔麦子看着简单,其实也有窍门:一要手有劲,二要会用力。下手抓麦时,手抓得不能太高,抓高了不仅用不上劲,而且还拔不出来。手要靠麦秆下面抓,抓死往腰后拉。因为拔麦子是墩着干活,拔一把就往左腰下夹一把,到夹不住了就用一小缕麦子打搅子捆起来。这个活,干一会就会腰酸腿疼,手胀胳膊麻。没有点劳动者的坚强和韧劲,是干不来的。多年来,乡亲们就是用这种原始方式把麦子收回来的。直到后来有了拖拉机、收割机才从劳苦中解脱出来。

农谚道:“芒种三日见麦茬。”大人们在麦地里忙着拔麦子、割麦子。我和小伙伴就在后面捡麦穗、拾麦子。不时,还用手搓几粒麦子放在嘴里,嚼一嚼,麦香悠悠,别有味道。

到收工时,有时还找一把尚青的麦穗带回家,放在灶火上烧烤。麦芒燎没了,麦穗烤熟了,我和姐姐就把麦穗放到小簸箕里,用手使劲地揉搓,把麦糠皮搓下来,簸掉,剩下的就是烧烤好的麦粒了。这香喷喷的大青麦粒就成了我们解馋的美食。放到嘴里一嚼,满嘴都是麦子的清香,这烧烤的麦子比生吃更有一番味道,越嚼越有味。

当忙过麦收,父母用新麦磨的面蒸出馍馍,一进门就会嗅到从馍馍中散发的麦子清香。

那清香,芬芳了我的整个少年时期,以至于后来,回荡在味蕾间的都不足以,与深藏在记忆里的麦香媲美。

那清香,无论我走到哪里,落脚何处,总在不经意间又被我嗅到,不经意间让我想起儿时的那一颗童心,装下不那么多烦愁,虽然生活清苦,时光总是快乐美好。



疏林小樑欢聚 ■朱良城

■生活故事

## 与雷诺阿共进下午茶

■方鸿儒 文

日前有朋友送来一册印制精美的画册《与雷诺阿共进下午茶》。

忘了谁说过:“茶永远是智慧人的饮料。”一册在手,我们可以想象,当年的雷诺阿,这位法国印象派大师是如何地在红茶坊里边细啜慢品着产于锡兰高地的乌沃红茶,边描绘出一幅幅女性盈盈含笑与孩童纯挚活泼的旷世杰作。

红茶在我国有着悠久的栽种和烘焙历史,成书于明初、刘基撰写的《多能鄙事》一书中曾提及“红茶”这一茶名,是现存对红茶最早的记载。世界上最早的红茶便是由我国明朝福建武夷山茶农发明的“小种红茶”,但闻名于世界的无疑是“祁门红茶”。

“祁门红茶”与印度阿萨姆红

茶、大吉岭红茶与锡兰高地红茶并称为世界四大名红茶。“祁红”,因产于我国安徽西南部黄山支脉区的祁门县而得名。“祁红”外形条索紧细匀整,锋苗秀丽,色泽乌润(俗称“宝光”),内质清芳并带有蜜糖香味,汤色红艳明亮,滋味甘鲜醇厚。上品祁红更蕴含着兰花香(号称“祁门香”),馥郁持久。

东西方文化之区别在饮茶方面亦是大异其趣的。所谓“柴米油盐酱醋茶”,开门七件事,可以说,中国的茶文化形式一如中国人的品格朴实无华,清风爽朗。中国文化人的品红茶素以讲求“静默”为佳境。“饮茶客少为贵,客众则喧,喧则雅趣乏矣。”(李渔《闲情偶记》)红茶一杯,慢慢品啜,以一颗冷静的头脑旁观这纷扰的世界,是一种品位,一种境界。

英国人则不同。在英国的社交

活动中,红茶文化是重要的一环,尤其是“下午茶”,历来被视为社交的入门,绝非独自品尝。在英国,无论是在私宅还是在公众场所举行的茶会,主人都会布置一个优雅舒适的环境,摆上精致华美的茶具,备妥红茶及各类清淡糕饼,务必使宾主悠闲地放松心情联谊——茶文化被赋予了交际功能。

在剑桥大学,每当学者聚会,众人常一边品茗,一边探讨学术理论,彼此交换意见,激荡灵感,从而推动各项学术研究的发展。此种精神被誉为“剑桥精神”或“红茶精神”。

在沪上,红茶坊遍地开花,为华灯璀璨的“夜生活”增添了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品尝红茶既是生活的休闲,也是艺术的享受。夏日的午后,赤日炎炎,蝉鸣声声,此刻的你倘有闲情逸趣,不妨邀约三二好友、闺蜜,相约红茶坊,边啜饮着滴滴香浓的冰红茶,边赏析那一幅幅雷诺阿的作品。“与雷诺阿共进下午茶”,咏叹生命的美妙与喜悦,人生的况味便在这细品慢啜中消融、沉淀。

■岁月悠悠

## 魂牵梦绕灵秀山

■罗光辉 文

清晨,醒了,我还沉浸在昨夜的梦境里,还在想着灵秀山。

灵秀山,位于福建省石狮市西南境内,海拔不高,只有174.2米,最高点的纵坐标是39642.5,横坐标是62016.4,我虽然平时连家里人的电话号码都经常会想不起来,但这几个数字却好像刻在我的脑海里,怎么也忘不了。可能因为我当过计算兵、侦察班长。

灵秀山钟灵毓秀,风光秀丽,满山遍野的榕树和相思树怎么看怎么舒服。随风摇曳的相思树,是一种将情感、情怀、责任与坚守贯穿始终的树,蓬蓬勃勃旺盛着灵气。当年我宿舍附近有棵大榕树,树根盘缠、枝繁叶茂,树干粗大,凛凛传神。

千百年来,人类从未停止过对大自然的探索,然而大自然还有更多神秘的事情是人未可知的。

翻阅史册,但凡世间名山圣水都与名人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他们的天作之合,把天南地北的贤达们吸引到一起,于是山便有了思想,便有了

灵魂,山也就成了有血有肉的精灵。南宋状元、泉州太守王十朋为兴修水利,在灵秀山察看地形时,触景生情,即兴赋了一首七绝。每当我路过榕树下的摩岩石刻时,我就会情不自禁吟诵:“小小精蓝亦自奇,一峰灵秀隐幽姿,无缘细听山僧话,太守偷闲只片时。”

说灵秀山,不能不提金相院,金相院在灵秀山的半山处,掩映在葱郁的绿树中,据《泉州府志》载:寺重建于隋朝,原名栖真寺,始建何时不详,一度易名海潮庵。《容卿蔡氏族谱》载,后梁开元二年,僧如默重修寺院,因山上有空兰奇香之异,故改称空相古地。历宋至元明曾两度被毁,两次重修,并改名空相院。岁月悠悠,寺宇历经风雨,至近代又趋破败衰。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经主持僧释转博之刻苦经营,四十年代臻于鼎盛时期,改名为金相院。金相院虽不老老,却影响深远。弘一法师题写的柱联“净地何须扫,空门不用关”,禅意深深,怀古空幽。“茶禅”和“秋石丹”治病救人的美誉流传甚广……如今,每逢宗教文化中的“大日

子”,四邻八村的乡亲们都会来这里烧香求福,祈祷平安。

灵秀山有许多传说,关于石的传说就有好几则,香烟石、牛眠石、出米石,还有其它石。出米石我最熟悉,因为每天上班下班我都要经过那个地方。传说很久以前,金相院香火很旺,香客很多,每天需要很多斋饭。那一年,天旱失收,无米下锅,有一天夜里,主持梦见仙人指点,说山门的一侧石缝里,明天会有大米流出。第二天,主持领着众僧早早地来到山门前,在那儿等石缝现神奇。开始,众僧满是疑虑,哪有这等好事?忽然,一声巨响,白花花的米从石缝涓涓淌出。“哇,石头出米了!”众僧一边欢呼,一边提着篮子去接米。

我不知道石缝里有没有流出过米,但我对这个传说感兴趣,对那块出来的磐陀石感兴趣,对转博大师的那首诗感兴趣:“石以出米名,其事甚离奇;大德宏造化,道行匪所思;峻峭参如来,地老古不移。”岁月沧桑,磐陀石一直很安详,信念也很坚定,历经千年,容颜未变,它要一遍又一遍向过往的众生讲述出米的故事。

我与灵秀山是有缘的。1972年冬,到部队的第一天,我就住在灵秀山下的彭田村,新兵下连,分到了荆山,提干穿上四个兜后去了方劳山

三营、二营,在灵秀山周边转了一圈。1978年,一纸调令,当副连长不到六个月的我改行回到了灵秀山,从此,开始了我的政工生涯,写党委工作总结、写典型材料、写学习体会,也写诗、写散文,还写小小说。那时,一切都很自然,就知道干工作、出成果,浑身充满活力,有使不完的劲,十二个春秋,写了多少文字,耗费了多少心血,我不清楚,获过多少奖我都珍藏着。灵秀山的草木郁郁葱葱,我的生命也郁郁葱葱,灵秀山的灵气和秀气给了我丰富多彩的芳华岁月。

我不会忘记,在那座山上,我和阎肃老师一起谈人生,一起谈创作,一起谈风花雪月。记得有一次,他早起听新闻,那时灵秀山上有高音喇叭播新闻,听着听着,喇叭突然不响了,他急得跳了起来;我陪他走海岛,上哨所,爬灵秀山,他亲切、风趣、幽默,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爬灵秀山,他裤子划破了,我找人给他补好后,他向我敬了一个军礼:向继承勤俭持家光荣传统的战友致敬!

我不会忘记,在那座山上,为了宣扬典型,我们挑灯夜战搞材料,逐字逐句琢磨、反反复复修改……

我不会忘记,在那座山上,我们和驻地运动员打球赛,和学校办联欢,和文明诗友举行采风笔会……军爱民,

民拥军,创造了许多许多现在想起来都会热血沸腾的精彩故事。

我不会忘记,在那座山上,我那四岁的儿子第一次上山见到我的时候,总喊我叔叔,就是不叫爸。妻子引导他:“这是你爸爸,不是叔叔。”“这不是我爸,我爸在福建灵秀山。”

……

世界是物质的,物质是运动的,1990年,生命运动,把我运到了南京,离开了那座和我气脉相融的山。

时间过得真快,转眼二十八年了。二十八年,世界发生了很多变化,不变的,是我对那座山的怀念。我想起了福信的诗《岁月的沉思》:“昨天、今天、明天,时光如何/流动着、汇集着,汇集着每一个生命的岁月/它是一段历史,一段经过/它是一段情感,一段记忆,容纳着世间一切酸甜苦辣/也承载着满怀的希望和内心的忧思/在你不知不觉中,生命的旅程/就已跨过了许多的风景/遇见许多的人,留下许多的事/有的惊艳了时光,有的温柔了岁月……”

夜幕降临,都市里灯火辉煌。坐在书房,打开手机,微信里传来了原32834部队战友灵秀山聚会的场景,那棵榕树,那块菱形石,那座金碧辉煌的金相院,还有战友脸上那岁月洗礼的闪闪泪花……看着想着,不觉流出两行热泪。